

# 唱支山歌给党听

武小萍

小时候,经常听到爷爷的嘴里哼着一首歌:“唱支山歌给党听,我把党来比母亲。母亲只生了我的身,党的光辉照我心……”不惜事的我,睁大好奇的眼睛看着爷爷,似懂非懂的,好像听着一个遥远的梦。爷爷慈爱地拍着我的小脑瓜,意味深长的一句:“孩子,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。”爷爷的脸色是那样的和蔼,爷爷的眼睛是那样的充满期待。从那时起,这首歌就经常在我的耳畔回响,敲击着我的心扉。从牙牙学语,到蹒跚学步,一直到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,这首歌一直伴着我成长的足迹。从爷爷盛满故事的胡子里,在爸爸坚定有力的肩膀上,从妈妈充满温情的慈爱里,在奶奶不厌其烦的唠叨中,我读懂了生活的温馨,我看到了祖辈父辈的殷切希望,我开始贪婪地读书,我开始睁大眼睛打量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,于是,我小小的心里装满了说不完的故事。

打开心灵的一扇小窗,那故事仿佛三月的桃花水般汨汨流出——我看到了,看到了南湖的航船,它在朝晖夕阳,气象万千的湖光山色中缓缓而又坚定地行驶着,我看到了一张张刚强坚毅的脸孔,我听到了满耳铿锵有力的话语。中国共产党诞生了!就在这南湖的航船上,从此,世界的东方升起了一轮金色的朝阳,中华民族有了一盏指路明灯,它驱散黑暗,它孕育光明,它指引中国人民艰难跋涉,奋然前行。

我看到了,看到了延安的宝塔,它在黄土蓝天的映衬下,高耸入云,威武异常。在这座宝塔的辉映下,延

河烽火,浴血太行,军民大生产,挺进大别山……这一桩桩,一幕幕,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,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明天。

我听到了,听到了开国大典上那庄严的宣告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,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”那声音是东方巨人的呐喊它振聋发聩,它气壮山河;它是百姓的梦园。城楼上,巨人挥手,广场上,人海沸腾。中华民族从此走过了多次多难的历史阴影,从容自信地建设属于自己的美好家园。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叶,神州大地上也从此捷报频传:大庆石油城拔地而起,南京长江大桥架通南北,原子弹、氢弹的成功爆炸,人造地球卫星奏响《东方红》的乐曲响彻寰宇……于是,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获得了新生,中华民族受奴役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中国人的腰杆挺直了!雨露成滋润,灯塔导迷航。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,在甜水里泡大的一代,饮水思源,又怎能不由衷地唱上一首歌:“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

我还听到了,听到了来自深圳的呼唤:“改革开放的是硬道理。”“中国如果不发展生产力,不改善人民生活,那终将是死路一条。”那是一代伟人从南方都市吹送过来的一股春风,它吹开了紧缩的眉头,它吹开了早晨的迷雾。那是历史的智慧和沉淀,那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心血的结晶。从此,中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壮举又有了新的理论指南。中国共产党无愧是时代的大导演,在神州

大舞台上导演出一部又一部激情满怀的历史长剧。在每一部戏里,高山湖泊,平野江河,构成了壮丽的背景。市民工商,男女老少,组成了浩大的阵容。导演一声令下,演员各归其位,各司其职,上下一心,同心同德,共同缔制了戏剧大辉煌。请看:《经济篇》:人民安居乐业,喜气洋洋。都市穿上了新装,乡村改变了旧貌,大街小巷,人们不再为柴米油盐而黯然神伤。高楼大厦,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壮丽。

《外交篇》: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。弱国无外交也成为往昔的踪响。中国成了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,正在以雄厚的国力对稳定世界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。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。”《军事篇》: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,装备一新,训练有素,内保建设,外争和平。正成为霸权主义、分裂暗流的震慑力量。它有如一只矫健的雄鹰,在共和国的天空上展翅翱翔。一出出,一幕幕,唱不尽,道不完。它无一不暗示着中国人的豪迈自信,无一不宣告着世人:我们中国人,就是有力量。……

我不想关闭心灵的这扇小窗,就让这故事流出,流出。我想用这些故事,振奋我们的精神,砥砺我们的意志,去成就祖国的更加繁荣富强。我还想用这些故事,激励我们青春的梦,从小立志,身体力行,不辜负父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。我们是祖国的儿女,党就是我们亲爱的母亲。我要告诉爷爷:“我也会唱‘我把党来比母亲’”

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



格桑花开

刘旭栋 摄

洗脸的时候,突然发现手上的结婚戒指不见了,急急忙忙把洗脸池周围及宿舍找了个遍,还推醒树生问,见到自己的戒指没有,树生依旧把头缩在被窝里说:“别打扰我睡觉。”

那个年代,金戒指绝对是个值钱的东西,偷金戒指如果被抓住,判刑也够了。有同学建议报警,土琪想想也对,可就在要出门的时候,树生在后面喊,“别急,床头床尾再找找,万一丢那儿呢!”

大家七手八脚又在屋里找起来,一个同学把土琪的枕头抓起来,那枚戒指就枕在下面躺着。有人喊起来:“土琪,这不是你的戒指吗?”

土琪纳闷了好一会儿,那个地方明明找过几次的,一回头,和树生的眼神对了一下,树生慌忙把眼神移开了。

土琪突然想起小时候自己偷邻居的香瓜,还把人家的瓜秧给拔了,让邻居抓住后,父亲觉得丢人,要拿棍子打,邻居却说,哪个孩子不嘴馋,吃个瓜算什么。爱吃明年我再种!

土琪想到这儿,便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,对着大家连说:“喝酒误事,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

后来回到单位,树生戒酒了,每次叫他喝酒,他总说自己身体不好,医生不让喝。至于什么毛病,树生始终不说,慢慢人们也就不问了。

二人把杯一碰,土琪喝一口,关心地对树生说:“你身体不好,能喝多少喝多少。”

树生却一口干了,拍着自己的胸口说:“我没病,身体棒着呢,以前犯的是心病。”顿了顿,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:“那次我喝多了,你的戒指是我偷的。我想你当时也已经猜到是我了,但你没和同学们说,也没报警,使我有机会,一步步熬到副局长这个位置。真的,二十多年了,我从内心感激老哥。今天是我二十多年第一次破口,不喝点酒,我没有勇气向你承认这件事。如今你要退休离岗了,不说出来这件事再压在我心上真的会把我压出病来的。”

土琪明白,戒酒二十多年,树生说身体不好,只是个借口。“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,人活一辈子,谁没有个典故呢!来来,喝酒!”

树生把心事说了,心里轻松起来:“好好好,喝!”又一杯酒下肚,土琪心中感慨,摘下手上的那枚戒指,递给树生:“人的一辈子,有好些值得珍惜的地方。这枚戒指就送你做个纪念吧!”

树生接过,戴到手指上,看了又看,也没说什么,眼里含着泪花。树生转手从口袋里摸出个盒子,把里边的戒指递过来说:“来的时候我到金店买了个戒指,要把它送给你。请你收下。或者说就算咱们互换礼物也行!”

土琪接过戒指,把它戴上手指,指着前边吧台上的一排灯笼说:“树生,你看吧台上那个最亮的灯上,写着什么字?”

树生说:“你以为我喝高了是吗?我给你念,有爱,真好!”

是啊,有爱,真好!二人又举起酒杯。

作者单位 工程公司



古村印象

赵军 摄

## 有爱真好

南方

听到土琪退休的消息,已经是下午六点多多了。

这个点请人喝酒其实不太礼貌。因为谁也不知道被请的人有没有事,有没有约,能不能来?或者人家根本不想来,找个理由一推。

树生不管这些,仍给土琪打了电话。

树生把土琪接到了一座酒店。土琪打量着宽敞的酒店,吧台上挂着一排灯笼,灯光温柔祥和,便问:“你不是说到咱们上自天时常去的那家饭店吗?”

树生哈哈大笑:“这就是啊。二十多年了,你以为咱们长年纪啊?人家酒店也在发展呢。”

这世界变化真快。

二十多年前这个餐馆还是一家小餐馆,规模不大却很有特点,煮的猪蹄软绵,烂糊,香味能传出好几里地,配菜量大,味道好,价格便宜,那时大家都不富裕,业余生活也单调,要好的几个哥们儿聚在一起,要不抓阄,要不凑份子,常在一起喝酒。树生酒量大,也爱喝酒,人送外号“再来一瓶”。可也有一点,就是树生喝高了,话多事多爱作,家人朋友总劝,树生自己也发誓下次坚决不喝高,可一到下次还一样。总会留下一些喝高的典故。

二人坐下,点了菜,土琪问:“好不容易聚一次,来一瓶?”

树生呵呵一笑:“身体不好。已经二十多年不喝了。”停了停又说:“不过今天例外,我要破一次例。”

土琪也笑了笑,端起酒杯和树生碰了下:“喝点儿。这时间过得真快。”

自修大学快毕业的时候,几个要好的同学凑份子喝酒,大家兴致很高,特别是树生,频频举杯,一个劲儿张罗,一人一瓶都见底了,还挥着手让服务员再来一瓶。酒没喝完,有人就吐了。土琪那次也高了,踉踉跄跄跟在树生后面回到他们宿舍,稀里糊涂抹了把脸,衣服也没脱就睡了。

第二天早晨醒来,土琪浑身软绵绵的,吐着酒气去

## 组诗

陈重凯

琴

宫商角徵羽,  
少宫与少商,  
瑟瑟广陵曲,  
净地伴红尘。  
绝顶挂银河,  
高山流水情,  
淑淑秦宫女,  
故国唱庭花。

棋

翡翠玉盘丝丝连,  
黑白珍珠排排挨。  
围城内外对敌手,  
相濡以沫水和鱼。

书

墨点落纸记之辞,  
千年万史游其间,

风采洋溢藏珍宝,  
黄金屋与颜如玉。  
兰亭聚友化集序,  
山水同思须臾年,  
羲之真卿宗元轼,  
历代文豪情满怀。

画

工笔写意丹青作,  
题材山水花鸟人,  
装裱学识独东方。  
彩油造景似天堂,  
表情姿态布上现,  
悬于光中出西方。  
中西交融惊世界,  
全球多元同文化。

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